

傷寒漫談

凡例

一、傷寒論全文，並無「六經」二字聯用，更無六經經脉起止的文字。自王叔和引內經熱論之三陰三陽經以作敘例後，於是後之註者，不知從它的病變去研究，只知在內難空論中去尋源頭。舍本逐末，硬以仲景指體溫變化之三陰三陽，認為經脉，穿鑿附會，竟弄得莫明其妙。故古今註傷寒者雖不下二百家，結果：人人都是入室弟子，然而沒一個不是八陣圖裏的陸遜，找不出東西南北的出路。

一、傷寒論中，有「過經」「隨經」「再作經」「使經不傳」之文，千餘年來，註家無有能講明者。所謂：「經常之經」「經脉之經」的說法，都是不通，其實仲景以七日為一經以推病變。論中之「太陽病，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，以行其經盡故也。」之句，就是指此。這是與西醫觀察腸熱症，七日為一階段者，不謀而合，若以此七日一經來講它，自然可得到圓滿答覆。

一、傷寒論全文的病變，可以氣候性病，及細菌性病，概之。所謂氣候性病者，即六淫病；細菌性病者，即急性傳染病，即瘟疫。仲景不是不知溫，不知疫，不過他行道北方，因氣候寒冷關係，溫與疫少而寒病為多之故，是以辛溫藥特多，但治溫與疫病之苦寒清降，亦不少其實例。讀者宜細為玩索。

一、仲景書譬如整塊豚肘，我們要吃豚肘，必須要經過醬切，必須要經過熟煮，這才有味，這才到腹能化。讀仲景書者，要知道歸納，要知道演繹，來代醬切與熟煮，才能悟出仲景言外之意，方外之法。

一、傷寒論中：腸潰下血，和腦症狀，是最危險的。茲把它集中來研討，可看出仲景處變症的裕如；雖藥不及屨，矜，金箔，牛黃等，而確有四兩撥千斤之手腕。

一、現代是科學化時代，重實際不重玄理。茲篇雖非徹底的科學化，但可說

是實際的經驗化，即以新頭腦來讀它，亦可得相當趣味，而無扞格難入之處。

一、傷寒論文字，平易近人，並無高深晦澀之處。讀者苟心不存六經偽說，則一見了然；故茲篇雖未把原文逐字逐句解釋，然而提綱挈領，已得款竅，讀傷寒論之先，先讀此，則傷寒論全文，可迎刃而解矣。

傷寒漫談目錄

一 傷寒病的範圍

二 仲景以前之醫藥

三 打倒六經偽說，才能見仲景傷寒論的真面目

四 三陰三陽，是仲景驗病的體溫表

五 讀仲景傷寒論，應跳出薑，桂，附，麻，柴的圈子

六 中風與傷寒的解釋

七 傷寒論腦症狀的討論

八 傷寒腸潰下血的討論

九 烏梅丸方辨

十 陰陽易是女勞復

卷之三

論學

論學

論學

論學

論學

論學

論學

論學

論學

傷寒漫談

一傷寒病的範圍

四川瀘縣程天靈著

「傷寒病」這個名詞，在西醫方面，是用來指腸熱症的專門名詞，是指狹義的而言。「腸熱症」，在傳染病中是一種險惡的症候，死亡率在百分之十以上，特效藥物，現在尚未發明；故西醫一遇到真正的傷寒病莫不認為棘手而嚴重。

至中醫之對傷寒呢？可說是「初生之犢，不畏虎」，認為有仲景傷寒論專著，能窮盡一切的病變。把感冒，副傷寒，惡性瘧疾……等，混作傷寒，一治而愈，遂自以傷寒無難治之症，其實如遇到春溫，冬溫，濕溫，又何常不談虎變色呢？

素問曰：「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。」又曰：「人之傷於寒也，則為病熱。」又曰：「凡病傷寒而成溫者，先夏至日為病溫；後夏至日為病暑。」

難經五十八難曰：傷寒有五，有中風，有傷寒，有濕溫，有熱病，有溫病。是中醫之所謂傷寒者，乃泛指一切急性傳染病之發熱惡寒而言，這是廣義的。凡是一切傳染病，因細菌毒素，瀰漫在血液之故，體溫都要增高的；體內溫度，既高過氣溫，那麼？自身必要感覺惡寒，此是生理的自然現象。古人無科學的鑑別，僅能以「傷食惡食，傷寒惡寒」，這種自然現象，而定出包羅百病的傷寒名稱。

有些耳食的朋友們，聽到腸熱症是傷寒，於是認為麻黃桂枝等方為正治，一劑而病加重，或至於死，乃謂現代無真傷寒，或謂仲景傷寒論，不適於今病，其實是自家讀書未化，於古人何尤！

挾義之腸熱症的傷寒，我們要根據內經上的「熱病者，皆傷寒之類也」，及難經上的「傷寒有五」去推認它，把它看為一種溫病；不是單指那遠在千七百年前，感冒寒冷氣候而頭項強痛的傷寒。這種病性的傷寒治

療，仲景已立有黃芩，白虎，梔豉，承氣等湯劑，後賢如劉河間，吳又可，戴天章，葉天士，吳鞠通，王孟英等，亦多有可貴的發明；不過在科學落後的我國，對各種急性傳染病，嚴格的病因分析，是不能做到的；只能根據臨床上自覺和他覺的經驗，來研究其對症治療，故所有各家的著述，都是混淆的。所謂：風溫，春溫，內面已色有腦膜炎，猩紅熱，及流行性感冒等；所謂：濕溫，伏氣，內面已色有腸熱症，惡性瘧疾，副腸熱症等；治療方面，沒有絕對的個別不同，都是醫者臨症時的化裁，所以說：古人有「醫者意也」這樣的話。

卷之八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五、

六、

七、

二 仲景以前之醫藥

仲景傷寒論書，成於漢建安時，距今已千七百餘年了。我們要研究它，如果只知熟讀它的原文是不够的，必須要把仲景前二千多年的醫藥情形和仲景當時所處的環境，配合起來，作一個客觀的研討；這樣才能夠發現出作者的苦心與獨到之處。

談到仲景以前之醫藥情形怎樣呢？我們能在史書上找證的，不過是一些零碎的記載，或有傳書而無方治；或雖曾有傳方，因年久湮失，其最古的如神農本草經三卷，則只言藥物的溫平寒熱而不言方；繼起的軒轅氏，命岐伯俞跗雷公，察明堂，究息脈；岐伯作內經，巫彭桐君處方餌，似乎在這時候的醫藥大備，然而內經上所載的方治，亦不過數方；至後之伊尹，雖撰用神農本草作湯液，而方藥失傳，醫和醫緩以醫名著，而亦不以方傳；扁鵲受長桑君禁方，僅有八十一難傳

世，其生號太子，見齊桓公，為帶下醫，為顱顱醫，為耳目痺醫，亦始終不公開方治；倉公受公孫光公乘陽慶禁方，所僅存者，亦不過一二方而已；這是因古代醫人，奇方秘術，重在師承相授，不許公開，仲景生當漢世，去古未遠，這種守秘的遺風，是不能避免的。凡是一切學術，守秘就難進步，仲景當時的一般醫家，既只知各承家技，那麼臨症起來，對症治療，寒熱溫涼，必多失之偏誤了；我們可在王叔和的傷寒敘例中：看出一段，指仲景當時醫療概況，其言曰：「夫陽盛陰虛，汗之則死，下之則愈；陽虛陰盛，汗之則愈，下之則死。夫如是，則神丹安可以誤發，甘遂何可以妄攻。又曰『發表攻裏，本是不同，而執迷妄冀者，乃云：神丹，甘遂，合而飲之，且解其表，又除其裏。』言巧似是，其理實違」。蓋因當時，盛行崔文行神丹，及度障散，亦散，六物青散等，即華陀所謂「朱夏始春大寒，宜服神丹九：（硃砂，烏頭，半夏，人參，茯苓，射干，附子）

若未春下月，初秋，凡此熱月，不宜火灸，又不宜厚覆，宜服六物青散：（烏頭、桔梗、白朮、附子、防風、細辛）若崔文行度障散：（烏頭、桔梗、細辛、白朮）赤散：（硃砂、躑躅、烏頭、細辛、括萎、乾薑、白朮）亦善。是也；其配方全重在烏頭附子，故若其人初病為風寒則不宜於附子；若其人直病為溫熱，則更不宜於烏頭；三日以內使用神丹，不識溫熱寒涼之宜忌；一味甘遂之毒下，又不辨表裏虛實而妄攻；以這樣複雜的傷寒病，用這樣混淆的治方，無怪仲景有：「余宗族，白餘二百，建安紀元以來，猶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傷寒居其七」之叙言也。

明瞭了古代醫術之混亂情勢，我們就知道傷寒論的名貴了。假若沒有仲景這樣熱心的人，敢於把師傳所得的公開著述，那麼！我們縱有五千多年的醫藥歷史，將仍是漆黑一團；現在雖處於科學動盪的潮流，而我中國醫藥之得以屹立不動，並且為世界各國醫藥家之研習者，皆為我先哲仲景之

所賜，尊之為聖，姬姜仲尼，誰曰不宜。

三打倒六經偽說，才能見仲景傷寒論的真面目

傷寒論這部書，仲景是從經驗寫出來的。文字平易，真情懇摯，約不標異，方採通行，重在人人讀而易曉，以遂其救人的苦心，無奈後人讀其書者，因崇拜之極，而神經過敏；在仲景原教中，竟出有：「勤求古訓，博採衆方，撰用素問九卷，八十一難，陰陽大論，胎臚藥錄。」之句，於是遂認為素問一書，是傷寒論的根本源頭，一見着傷寒書中三陽病，（太陽病，陽明病，少陽病）三陰病，（太陰病，少陰病，厥陰病）就指為是內經上的三陽經病，三陰經病等，不容氣的，硬強把「經」字加入，以與素問相合。因此，六經為綱，以統百病之說，千餘年來，遂成定論。這個作俑之始，究係何人呢？晉太醫令王叔和的敘例，是不能辭其咎的。茲把他的敘例原文錄後，以明其畫蛇添足之貽誤：

尺寸俱浮者，太陽受病也。當一二日發，以其脉上連風府，故頭項痛腰

脊強；尺寸俱長者，陽明受病也。當二三日發，以其脉挾鼻絡于目，故身熱目痛鼻乾不得卧；尺寸俱弦者，少陽受病也。當三四日發，以其脉循脇絡于耳，故胸脇痛而耳聾；此三經皆受病，未入于府者，可汗而已。尺寸俱沉細者，太陰受病也。當四五日發，以其脉布胃中，絡於嗌，故腹滿而噎乾；尺寸俱沉者，少陰受病也。當五六日發，以其脉貫腎，絡於肺，繫舌本，故口燥舌乾而渴；尺寸俱微緩者，厥陰受病也。當六七日發，以其脉循陰器，絡於肝，故煩滿而囊縮，此三經受病，已入於府，可下而已。

本來叔和是仲景功臣，他收集仲景遺著，很想發揚而光大之，特為據內經以作叙例，統論全書大要，惜錯解三陰三陽為經脉；盲人摸象，徒深浩嘆！啟後人以六經為綱來界劃百病，復引出標本中氣之說，陰陽開闔之論；玄之又玄，以神其氣化之作用，凡關於內經上的三陰三陽，莫不依據來推論傷寒，似乎明此，就可不讀傷寒論原文，亦都能豁然貫通，